

重慶兩幼童墜亡後，媽媽等待判決的這一年

11月2日，重慶已經入冬，山城籠罩在薄薄的霧氣中。陳美霖和爸媽在家附近的商場四樓吃了一頓小火鍋。沒有交談，沒有說笑，一人一口小鍋，在紅湯或者菌湯裏沉默地涮菜。吃到一半，美霖媽媽趙維莉狀似隨意地舉起茶杯：“來，還是碰一個嘛。”

三杯茶水潦草地一碰。“生日快樂。”這句祝福每個人說得都有些躲閃。

這天，是陳美霖爸爸陳豪的59歲生日，也是陳美霖兩個孩子的一周年忌日。去年的這個日子，陳美霖的一兒一女從15樓墜下，2歲的女兒當場死亡，1歲的小兒子搶救無效後身亡。

事發一周後，陳美霖前夫張波和其女友葉誠塵被警方控制。2021年7月26日，本案在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開庭。陳美霖說，張波當庭承認是自己把孩子扔下樓，并供述是在和葉誠塵多次密謀後，被女方所逼。

陳美霖仍在等待判決，她從此被困在11月2日這一天。現在的她暴瘦幾十斤，活下去的動力只剩下“給孩子一個公道”。同時被困住的還有陳美霖的父母，在親手帶大的孫女去世一年後，他們努力營救着自己的女兒，試圖把她從噩夢中拉出來。

“今天是娃娃們的周年？”

11月2日，小雨。早上9點，一家人準時從家裏出發，出發前，陳美霖和陳豪吵了幾句。“你就穿這點衣服，你不冷嗦？”陳豪問。陳美霖突然就炸了：“我穿了毛衣的！你連我穿什麼都要管嗎！”爸爸不說話，媽媽趕緊打圓場，把準備的早餐端過來：“快吃快吃，吃了要出門了。”

陳美霖端過一碗蒸蛋，囫圇幾口吞下去。趙維莉把頭天準備好的兩包紅棗、8個橙子拎上，一家人下樓開車。出事後，這樣一家人一起出門的機會已經很少，每次“相聚”幾乎都是因為去拜祭孩子們。

這次也不例外。

在早高峰的車流和蒙蒙的細雨中，他們花了一小時才到達北碚。陳美霖個子小，車座拉到很前面才能踩到剎車，她的右手一下一下敲擊着方向盤，除了問媽媽冷不冷、需不需要開窗，一家人全程一句話都沒有說。

孩子們的骨灰放在北碚天臺寺。工作日的早上，廟裏沒有其他香客，看見趙維莉手裏拎着的东西和鮮花，賣香燭的大嬸伸出頭來問了一句：“今天是娃娃們的周年？”趙維莉嗯了一聲。

這兩個孩子的死，在重慶幾乎無人不知。在本案正式開庭前夕，陳美霖在網上公布了該案的細節，同時披露了重慶市檢察院第五分院的起訴書。根據起訴書，張波和葉誠塵通過網絡相識，隨後開始談戀愛。張波離婚後，葉誠塵多次向張波表示自己及父母不能接受張波有小孩的事實，“如張波有小孩葉誠塵則不可能同張波在一起”。

2020年2月左右，二人在長壽區見面時便共謀殺害張波小孩。隨後，二人多次通過面談、微信聊天等方式共謀殺害兩個小孩的辦法，并商定採用意外高墜的方式殺死兩個小孩，同年6月，葉誠塵還多次通過微信催促張波作案。

2020年11月1日，張波主動聯系陳美霖要接雪雪，陳美霖將雪雪送到張波家後，因為要與朋友聚餐先行離開，雪雪留宿張波家中。當晚，因為孩子奶奶劉某華在家裏，張波未能作案，駕車趕至長壽區與葉誠塵見面。按起訴書所述：“11月2日上午10點多，張波回到家裏，下午3點半左右，張波趁劉某華外出不在家之際，將正在次臥玩耍的兩個孩子雙腿抱住，一起從次臥飄窗扔到樓下。”

心尖尖上的寶貝

佛堂裏數百個靈位，雪雪和瑞瑞的骨灰放在一起，位于靠近觀音像的最前排。這一天上午，整個佛堂祇有陳美霖一家人前來拜祭，空氣

安靜得連說話的聲音似乎都有回響。“你說人咋個能這麼壞，你不想孩子你可以送回來給我們，你為啥子一定要把他們弄死？”陳豪站在佛堂裏，背着手叨念着，從踏進天臺寺開始，他就顯得很焦慮，一旦起了話頭就停不下來，“張波肯定要死吧？葉誠塵也肯定要死吧，是她一起策劃的，不可能她還跑得脫吧？”

在他焦慮的聲音裏，趙維莉把橙子拿出來，三個鋪地、一個壘尖，4個橙子剛好擺一盤。廟裏的師父動作麻利地擺好兩個盤子，又擺出一應法器。

法鈴“叮”地一響，一炷清香點上，一家人在觀音像前跪下，深深地磕了三個頭。起身後，陳豪還在絮叨：“這個位置是第一批售賣的，是最好的位置，比後面其他位置都好。”這句話在此時此景中，顯得十分突兀，讓人覺得略微有點尷尬，但他後面又接了一句：“你看這個位置，剛好面對着菩薩。她(雪雪)膽子小，這樣也沒那麼害怕。”

雪雪是二老一手帶大的。趙維莉叫她大寶寶，更多的時候叫她妹妹。妹妹這個稱呼，在川渝地區常見于稱呼女兒，陳美霖是趙維莉的“妹妹”，雪雪也是趙維莉的“妹妹”，兩個都是心尖尖上的寶貝。

“雪雪是個膽子很小的娃娃，但是特別懂事，又愛操心、又愛攔路。”趙維莉痛悔孩子出事的前一天，自己出門前怕雪雪哭鬧，趁着孩子不注意，悄悄地走了，沒有能最後親一親、抱一抱，“她才兩歲多，已經學會了早上要跟着我去菜市場買菜，還要幫我做家務。晚上睡覺的時候自己乖乖地把脫下的衣服一件一件疊好，看我們咳嗽還要去藥盒子翻藥，她也不認識，隨便抓一個就跑過來叫我們，吃藥，吃藥。”懷上雪雪的時候，陳美霖和張波還沒有結婚。

2016年，陳美霖和張波因為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而相識，隨後戀愛。2017年美霖懷孕，陳父陳母非常生氣，極力反對。

“我氣得不得了。”回憶起往事，趙維莉有很多無奈，“美霖說畢竟是個生命，而且擔心做了流產以後就不能生孩子了。我還能說什麼？”

趙維莉說，兩人結婚不久後，雪雪出生。美霖在婆家祇住了半個月，就因為摩擦太多，被她接回了娘家。趙維莉白天上班，晚上帶孩子。她身體不好，在退休前查出了淋巴癌，歷經一次長達12小時的大手術，切掉一側聲帶，還需要每個月定期去醫院復診治療。在這樣的身體狀況下帶孩子，對她來說，一個已經是極限，這也是美霖小兒子瑞瑞出生後，她沒有接到自己身邊的原因之一。

“我的大寶寶啊，死得太慘了。”趙維莉突然在佛堂裏號啕大哭起來，哭聲中，陳美霖蹲在地上，一遍一遍擦拭兩個孩子的骨灰盒。一句話都沒有說。

吵吵鬧鬧地過日子

30歲的陳美霖有一雙亮晶晶的眼睛，眉毛彎彎，小小一張嘴，圓圓的臉，齊肩短髮，指甲塗了深色甲油，衣服飾品搭配合宜，舉止乖巧有禮貌。說話的時候，無論在說什麼艱難的話題，她常常會在話音結尾停頓一下，當你追問時，她不說“是”，而是用典型的重慶話回答：“哎。”拖出一個小小的尾音。然後習慣性地彎出一個甜甜的笑。

她喜歡化妝。在發出網絡視頻呼與輿論關注孩子們的墜樓案時，她的眉毛依然是修長有型的，因為戴着口罩，以及含着眼淚，越發顯得眼睛大而亮。她不符合某些人想象中的、遭遇喪子之痛的母親形象。她沒有蓬頭垢面，沒有形銷骨立。她得體地出現在公眾面前。她也因為這些而在網絡上受到攻擊。

“孩子死了你還有心情化妝？”“你看起來根本不像死了孩子的母親。”“懷疑這個事情還有其他內

情，一個正常的死了娃娃的媽媽，不會還這麼思維清晰表達順暢。”諸如此類的評論，曾經在她的視頻賬號下頻繁出現。

她曾解釋，這樣祇是想自己看起來不要太狼狽，但此時此刻，蹲在地上擦拭骨灰盒的陳美霖，已經是另一個陳美霖。她一上午都幾乎沒有說話，她不想動，不想搭理任何人。她對外界的一切聲音無動于衷。她祇是蹲在這裏，一遍一遍擦拭骨灰盒上并不存在的灰塵。

“我第一次見到陳美霖，是張波搬新家的時候，就是在(孩子們出事的)錦江華府。”張波的朋友何曉東說。

何曉東最初對美霖的印象并不太好。“從第二次見面開始，她就懷孕了，可能因為懷孕的原因，她性格直爽，脾氣也真的很大，她和張波經常當眾吵架。”何曉東說，最開始兩人吵吵鬧鬧地過日子，也過得還不錯，但在美霖第二次懷孕時，兩人第一次吵到了要離婚，當時鬧到朋友請吃飯，張波到了餐館看到陳美霖也在，臉一黑轉身就走的地步。

也是這一次，讓何曉東對這對夫妻的強弱關係有了新的評價。“張波走後，美霖把我叫到門外，哭着請我幫幫她。她說為了孩子，她不想離婚，不想讓孩子們有個破碎的家庭。”何曉東說，自己曾以為在這段婚姻裏，張波是弱勢的一方，“那次我才知道，弱勢的是陳美霖。”

“雙面”張波

陳豪、趙維莉的家收拾得整齊溫馨，除了女兒美霖的臥室。

因為陰天，屋子不太亮堂，雙人床上，一半碼着一堆衣服，另一半堆着被子。在這間屋子裏，在美霖剛生了女兒雪雪後，前女婿張波也一起住了好幾年。但這幾年裏，作為岳父母，陳豪和趙維莉，幾乎沒怎麼和張波交流過。他早出晚歸，回家就躲進臥室，不出門，也不愛說話。

“最開始美霖跟我說他沒讀大學，我以為高中畢業。婚後才曉得，他初中都沒有畢業。”趙維莉嘆了口氣，女兒曾經的懵懂倔強仍歷歷在目，“她沒有正經談過什麼戀愛，那時候兩人在一個公司工作，張波幫她找單子、手把手教她，還接她上下班，男娃娃追女娃娃，哪個不是這樣的？美霖就覺得，他對自己好。”

雪雪剛滿月，美霖就又懷孕了，趙維莉氣得不行，堅決不同意女兒在身體還沒有養好的情況下生二胎。但是在去醫院做流產前檢查後，美霖改變了主意。

“他們倆本來就打算生兩個，她一聽醫生說，現在子宮情況不穩，做了流產出現極端情況可能需要摘除子宮，就不想做了。”趙維莉說，“生了二寶後，他們就鬧得很凶了，張波一天到晚不回家。”

趙維莉認為，在婚姻的拉扯中，張波對孩子們也沒有太深的感情。甚至連何曉東都看得出來，張波對自己的一雙兒女十分冷淡。

瑞瑞四個月大時，生病住院一周。趙維莉自己身體不好，帶着雪雪，還要抽空去醫院看女兒和孫子。絕大部分時間，她都沒看到女婿張波的影子。孩子出院前，張波開始和美霖正式談離婚。這是趙維莉第一次知道，兩人的關係已經鬧到要離婚這樣的地步，隨後，張波開始經常不回家。

陳家認為，除了感情上的匱乏，在經濟上，張波也絲毫沒有盡到父親的責任。“雪雪從小到大，張波給她買過幾件東西？這麼多年來吃的奶粉全都是我買的！”出事前，受疲影影響，雪雪日常喝的奶粉幾乎買不到了，趙維莉研究了半天換了一款新的，從海外代購了三罐奶粉，到孩子走的時候，這三罐奶粉都還沒來得及開封。

何曉東回憶，2016年，他曾接到網貸催收電話，對方說張波借了

錢，把何曉東留作了聯系人。這幾年來，張波也曾多次找何曉東借錢。“五百一千都借，最後一次借了三四千，直到去年出事前還沒還完。”根據何曉東和張波的聊天記錄，到被警方抓獲前，張波還差何曉東3400元。

但在社交場合，張波表現出不一樣的樣子。

何曉東說，2019年初，張波買了輛奔馳車，出去應酬打牌，吃的穿的用的也都很高級。但與此同時，他始終沒有停止過向何曉東借錢。2020年，何曉東的孩子出生，張波隨了300塊的禮錢，說自己最近經濟困難，希望何不要介意。

何曉東以為張波的拮据源于離婚。按照張波的說法，為了離婚，他把一切都給了陳美霖。但這種說法被陳美霖嗤之以鼻，她一項一項算出離婚時的財產分配：“我們唯一的共同財產就是那輛奔馳車，沒有房子，沒有存款。這輛車還是刷我的信用卡加上找我媽借了幾萬塊錢才買下來的。離婚前他把車子賣了，大概30萬塊錢，還了貸款和欠債，最後祇有兩三萬，這個錢是給了我，都給雪雪存起來了。”

2020年情人節，張波在朋友圈發了和葉誠塵的合照，照片裏葉誠塵抱着一束“現金玫瑰”，圖片精修過，濾鏡也是時下流行的樣式。“有錢送女人都不還我錢。”何曉東有點不高興，私信問張波，“耶，波哥，最近找了個小網紅啊？”

何曉東說，張波支支吾吾，敷衍了過去。

孩子成了阻礙

趙維莉說，女兒陳美霖是個對“完整家庭”有執念的女人，即使感情關係已經搖搖欲墜，她仍不願意離婚。趙維莉至今還記得，在美霖小時候，自己和丈夫也曾爭吵到鬧離婚的地步，女兒流着淚拉着自己的手：“媽媽，你再給爸爸一個機會嘛。”

但她和張波的婚姻最終走到了盡頭。2020年2月，兩人離婚。根據離婚協議，女兒雪雪歸陳美霖撫養，兒子瑞瑞在6歲前歸張波撫養，6歲後歸陳美霖撫養。

“祇剩4年多而已。他連4年多都等不了。”相比一直跟在自己身邊的雪雪，陳美霖對於兒子的感情則摻雜了更多的愧疚和虧欠感。離婚時，她一個月工資不到5000元，母親趙維莉身體也不好，養一個孩子已經是極限。張波曾承諾分8年時間給兩個孩子80萬元撫養費，但陳美霖說，到事發時，張波也祇給了大約3萬元。

陳美霖說，這種情況下，把兩個孩子都接到身邊，成爲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。兒子瑞瑞跟在奶奶身邊，陳美霖逢周末帶着雪雪去錦江華府看弟弟。

雪雪喜歡和弟弟玩，每到周末，外婆和媽媽給她換上漂亮的小裙子，去錦江華府，能看到弟弟。

但孩子成爲張波奔向新生活的阻礙。離婚的當月，他在朋友圈公開和葉誠塵的情侶照，頭像、朋友圈封面清一色都改成了二人合照。

根據起訴書，張葉二人一度因張波有孩子的事鬧分手。何曉東說，葉誠塵一開始并不知道張波還有兩個孩子，和他談戀愛也是瞞着自己的家裏人。“葉誠塵、張波和我，都是長壽鎮的人，大家繞來繞去總能找到熟人。葉和張波談戀愛後，被家裏人發現，她媽媽去葛蘭鎮打聽張波的爲人，結果打聽到了我一個遠房親戚那兒去。”何曉東說，彼時張波還沒離婚，自家親戚聽到葉母的打探後大驚，“她直接說，怎麼可能！張波都結婚了，還有兩個娃娃！”

在葉誠塵的家鄉葛蘭鎮枯井村，葉家頗具名氣。

“葉家在葛蘭街上有好多房子，一整棟一整棟的。”多位村民說，葉家做房地產發家，是鎮上出名的有錢人。根據起訴書披露信息和工商登記信息，葉誠塵是重慶

某食品有限公司財務人員，而這家公司的最大股東爲其父葉某平。除此之外，葉某平還曾是重慶市長壽區某礦業有限公司的股東。今年7月，記者在該案開庭前前往該食品公司，試圖接觸葉家人，正在卸貨的工作人員聽到來意都緘口不言。

另一邊，張波的家庭情況則很一般。他出生在重慶市長壽區葛蘭所馮莊村，鄰居黃大姐說，張波父母都在工地上打工。“他爸爸做泥水匠，媽媽就跟着在工地上幫忙拉拉砂石啥的。”小學畢業後，張波沒有繼續讀書，“後來就出去打工，再後來結婚。前幾年他們一家人搬走，不再在這裏住了。”記者曾多次與張波家人打電話、發短信聯系採訪，對方均無回應。

黃大姐對張波最後的印象還停留在他和陳美霖結婚的那一年。“當時他(張波)爸爸癩癩死了大概半年，他們回來辦婚禮，說是奉子成婚。”她記得美霖的樣子：看起來漂漂亮亮，很愛笑，就是有點胖。

2019年4月，張波正式提出離婚，陳美霖說，張波提出離婚的理由之一是：“你祇想過平平淡淡的生活，而我想要大富大貴。”

蓄謀已久的謀殺

根據警方調查，張葉二人分手鬧了一陣又和好，2020年2月開始，張波和葉誠塵開始商量着如何讓孩子這個阻礙消失。根據時間推算，這也是張波和陳美霖剛剛離婚的時候。

“當面談，微信談，都在商量咋個把我的娃娃‘出脫’(重慶方言，意爲消滅)。”陳美霖說，她從警方處獲悉，張葉二人在長達幾個月的時間裏，設想過包括開車衝進河裏把孩子淹死等多種方式，試圖制造意外死亡的假象。

孩子們墜樓後，在重慶本地許多群裏，都流傳着一段視頻，視頻裏，張波守着尸體號啕大哭，一個悲痛的父親形象幾乎要穿透屏幕。“孩子摔下來之後我也去看了現場，大女兒當時就沒救了，小兒子還有口氣。”即使事情已經過去很久，一名當天值班的小區清潔工對張波的印象仍然非常深刻，“他哭得很傷心啊，一邊哭一邊在地下打滾。”人人唏噓，幾乎無人敢想，孩子父親就是悲劇的始作俑者。

但也有些人從一開始就有懷疑。陳美霖一家在事發後報案時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點：以窗臺的高度，2歲的雪雪還有可能翻過去，1歲的瑞瑞如何能翻得過去呢？就算是雪雪，這個性格膽小的小姑娘，從來沒有靠近過窗臺，任何可能有危險的地方，她都是乖乖繞開的。

此外，張波兩次前後衝突的說辭也讓陳美霖感覺疑惑。“他跟我說事發時他在另一個房間睡覺，但是跟我朋友說的時候，又變成了他當時在客廳吃飯。”盡管如此，陳美霖也沒有願意往最差的方向猜測，“他是娃娃的親爸啊，情何以堪？”

孩子墜樓幾天後，一個朋友打電話跟何曉東聊起，他才知道墜樓的是雪雪和瑞瑞。何曉東感覺頭都炸了，他去搜張波的微信，發現頭像改成了黑色，還關掉了朋友圈。“又過幾天，風言風語出來了。”何曉東記得，有個共同的朋友發了一條“不要造謠，相信會有一個事實。”但是這朋友在回復別人的評論時又說，“他(張波)有啥子好哭死的。”

何曉東心裏也有懷疑，他去過張波位于錦江華府的家，知道家裏的構造，也知道兩個孩子的身高。但每想到這裏，他總就趕緊打住。“我覺得張波不至于這麼喪心病狂。”何曉東說，雖然平時看起來吊兒郎當，但張波在他印象裏，還算一個“負責任”的人。

直到一個月後，陳美霖哭着來找他傾訴，他才知道，張波已經被抓了。

11月10日，張波和女友葉誠塵被警方抓獲，根據起訴書，檢方認爲這是一場兩人共同策劃、蓄謀已久的謀殺。

(陳豪、趙維莉、何曉東爲化名)